

再見 富士山的飛魚



■張瑞昌

二〇〇六年秋天，我應邀參觀日本國立體育科學中心（JISS），在游泳池畔巧遇一位英挺帥氣的年輕選手，

他剛抵達中心準備前往更衣室，負責解說營運部人員禮貌性介紹：「他是北島康介，二〇〇四年雅典奧運蛙式一百公尺、二百公尺金牌得主。」

北島只是點點頭致意，隨即轉身離去，一旁的解說員表示，「在這裡是禁止和選手拍照的，因為我們要尊重選手的肖像權，而且更不能影響他們的訓練。」

和鼎鼎大名的「世界蛙王」擦身而過，沒能即席訪談，讓那次的參訪帶著小小的遺憾。兩年後的北京奧運，北島康介再度衛冕一百公尺、二百公尺蛙泳項目的雙料冠軍，成為奧運史上首位連續獨攬一百公尺與二百公尺蛙泳金牌的選手。

我之所以想起北島，那是源自八月二日的一則外電報導，前日本奧會主席、國際游泳總會（FINA）名譽副主席古橋廣之進去世的消息。八十歲的古橋是在應邀前往義大利羅馬，觀看第十二屆世界游泳錦標賽時，猝逝於下榻飯店。日本游泳總會官員因聯繫古橋未果，趕去房間才發現老先生已在床上辭世。

古橋被公認是一九四〇年代日本最出色的游泳選手，他的一生充滿傳奇，被比喻是帶給戰敗的日本人自信與希望的「國民英雄」（見下圖，美聯社）。一九四八年，因戰爭中斷十二年的奧運在倫敦舉行，身為二戰發動國的日本被禁止參加，無法參賽的古橋，反倒在同一時期的日本游泳錦標賽，一舉打破四百公尺、一千五百公尺自由式的世界紀錄，掀起日本國民

的狂熱支持。

翌年，隨著日本重返國際泳總，古橋獲邀參加全美游泳錦標賽，結果大放異彩，先後在自由式四百公尺、八百公尺、一千五百公尺等泳賽項目寫下當年世界最佳成績，震撼國際泳壇，來自靜岡縣的古橋，因家鄉位於富士山所在地，被美國媒體讚譽為「富士山的飛魚」（The Flying Fish of Fujiyama）。

古橋在他的游泳生涯中曾二十三次刷新世界紀錄，如果不是一九五〇年遠征南美，意外感染阿米巴痢疾，以致於健康不佳、體能下滑，古橋或許不會在一九五二年的赫爾辛基奧運後提前引退。當時的古橋擔任運動員隊長，在背負國民的深切期待下出賽，僅以四百公尺自由式第八名收場。

然而，古橋的奮戰不懈卻感動了日本國民，當時負責實況轉播的NHK播報員飯田次男聲淚俱下地說，「各位，請不要責備古橋。沒有古橋的活躍（意即激勵人心），戰後日本的發展是不可能的。讓我們對古橋說聲謝謝！」

古橋廣之進是二戰後日本最傑出的游泳運動員，當他客死異鄉的噩耗傳回日本後，首相麻生太郎在追憶時如此表示，「古橋屢創世界紀錄的表現，不僅為戰敗而消沉的日本人心靈注入一道陽光，也為國家走向復興之路帶來勇氣和希望。」

麻生對「國民英雄」古橋的推崇，令人不禁聯想另一個被討論是否要頒贈「國民榮譽賞」的北島，他們兩人在年紀儘管相差半個多世紀，但是卻都有著似曾相識的生命歷程。

少年古橋是在浜名湖畔與游泳相遇，從此連作夢都在想怎麼跟魚比勝負，他在小學六年級時就刷新日本學童的游泳紀錄。少年北島則是在十二歲小學畢業那一年，因為和廣島亞運的游泳金牌選手一起訓練，從此許下「要到奧運比賽」的心願。

北島康介十七歲就如願以償，他在



二〇〇〇年的雪梨奧運嶄露頭角，雖然只得到第四名，卻已刷新全國紀錄，進而在四年後的雅典、八年後的北京，締造日本泳壇的空前成就。古橋廣之進十七歲那年，日本已淪為戰敗國，他的左手中指因戰爭事故被切斷，環境雖然極度惡劣，他依舊加倍練習，一次又一次的優勝，辛苦換來喜悅，但古橋終其一生，還是與奧運獎牌無緣。

二十六歲的北島，顯然比古橋幸運許多，除了天賦和努力，他是日本科技運用與團隊合作的成功範例，一度宣布退休的北島，已在今年四月透露復出的念頭，「如果說哪項比賽能激發你更多的動力與熱情，那無疑只有奧運。」至於古橋呢？選擇在象徵泳壇聖殿的世錦賽中離開人間，古橋或許已體現了自身名言「游到成為一條魚」，富士山的飛魚，或許正優游在從地中海返航的路上吧！